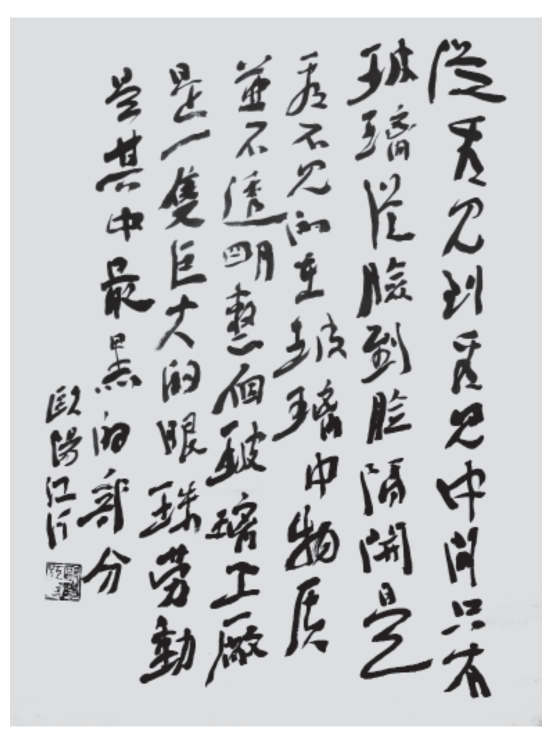
交错与对应，在对话之外是极少出现的。由此可见，对话必不可少。

就说与听之关联域而言，对话的参与者所发出的声音，与“那个人”从未发出的声音，两者之间并非是一种表现或再现的关系，也不是一种转喻的关系，而更像两种声音叠加所产生出来的第三种声音：这种声音是言说和倾听的产物，但却在某种意义上将我们引向言说深处的无以言说，聆听深处的不听。

会不会对话的深意从说与听游离出来，落在不说与不听上面？会不会这个不说，不听，在某处与更深邃的说和听合成一体，形成更秘密的思想的对话，形成诗歌的真意，形成词的发生？



欧阳江河书法《玻璃工厂》

「札记」

欧阳江河：谁是那狂想和辞藻的主人

/ 张清华

假如我们设想在当代中国的诗歌中存在着若干条文化的经线，那么待在这些经线的交叉之处的，或者说待在“焦点”上的一位诗人，一定是欧阳江河而不是别人。因为这些纵横交错的线条大都与他有关。比如，某种意义上他可以说是一位最具理论素养与雄辩才能的诗人，是一位具有对现实发言的能力的、可以使用诗歌直接来思辨当代中国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诗人，是一位相当“现实”同时又十分“玄学化”的、充满语言自觉与哲学趣味的诗人，一位与现实之间既保持了紧张与反叛关系同时又很“成功”的诗人——据说他一度还曾扮演了一个成功的文化策划人或经纪人的角色。他是一个“没有上过大学”却相当博学、没有学院身份却“非常知识分子”的诗人，是一个一年到头忙碌地穿梭在欧洲、美国同中国南北很多城市的诗人，一个出入于官方和民间的各种诗歌与文化场所的诗人……

© 1994-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显然，要成功地描述出一个诗人的形象，需要具备某些“传奇化”的条件和能力，需要对其人生的风雨起落传奇经历有大量的细节描述。虽然我知道上述描写还不足以构成一丝这样的色调，但我确信，欧阳江河最终会是传奇般的人物——不会是像拜伦与荷尔德林那样的美丽而残酷的传奇，但会是像叶芝和聂鲁达那样的传奇，平稳但又有太多经历的一生。某种意义上，好的诗人的一生就应该是，也必须是传奇的一生。诗歌和人生最终互相印证、互相映现和解释，才是一个真正的诗人的财富、履历和荣耀，中国人把这个叫做“道德文章”，或“读其文，想见其为人也”。历史上那些重要的诗人毫无例外地都演绎过相似而又不同的传奇。巴山蜀水，夜雨秋池，雄奇而充满神妙的自然曾赋予了多少诗人以这样的财富，欧阳江河应该也有这般机缘与幸运——尽管要完成传奇的一生，他的路还很漫长。

说到这里我的意思大约已经有了：欧阳江河已有的丰富性和未来将要有的丰富性，在中国当代的诗人中是屈指可数的。也许像有人说的那样，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型的诗人的一个代表——确实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敏感而准确地、热心而冷眼地、智慧而又感性地用诗歌来描述和预见当代中国精神文化的转折、迂回、蕴积和丧失，通过一系列敏感的文化符号，来诠释当代中国社会历史的沧桑变迁。

当然，也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自如地扮演各种角色，书写他那般轻松中充满沉重、洒脱中显示沉着的诗歌，在中国的现实与西方文化的“接轨”处，扮演着如此多样的角色。他像一只在高压线上散步的鸟，悠游自如，用身体轻巧地屏蔽并且享受着时代的电流穿过的巨大刺激……这不由让人回忆起他的一首写于1987年的诗《智慧的骷髅之舞》，在这首早期的诗中，就可以生动地看出这个“智慧的玩火者”，是如何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如此痴迷于危险与刺激的体验境地——

他来到我们中间为了让事物汹涌
能使事物变旧，能在旧事物中落泪
是何等荣耀！一切崭新的事物都是古老的
智慧就是新旧之间孤零零的求偶……
用火焰说话，用郁金香涂抹嘴唇
躯体的求偶，文体的称寡
拥有财富却两手空空
背负地狱却在天堂行走……

呵！“用火焰说话”，“背负地狱却在天堂行走”，“拥有财富却两手空空”，这正是一切诗人的悖反境地，只是少有人能像他这样自如而惊险地穿梭在两者之间，享受着体验的快活。在欧阳江河众多有名的诗歌中，这确乎是寂寂无闻的一首，但在二十年后它依然可以让人感到吃惊，让人确信，远在1987年的欧阳江河其实已有足够大的野心，他的决心挥霍和玩弄语言于掌股之上的意志，以及对于诗歌与生命的理解深度，已经达到了令人钦佩的地步，他的过人的自信也已显露出了十足的根基。

我最初认识欧阳江河大约是在1991年的春天，但前不久与他追忆起这事，他似乎已记不起来了。贵人健忘。那时我刚刚在一所师范大学获得了留校工作的机会，受一位师长的委托，赶去成都参加一个由他参与策划的诗歌会议，不想到了那里，方知道会议已因故被取消了。想来这是那个暗淡春天中最郁闷的记忆了，我在阴郁的成都游荡了几天之后，觉得还是要拜访一下欧阳江河才好回去交差。于是一路打听，在一个下午寻到了四川省社科院那座狭窄的院子。当我敲开一个房间，试探地问欧阳江河在哪里办公的时候，一个正伏案写着什么的小个子的英俊小生告诉我，他就是欧阳江河。我有点意外，因为事先设想的欧阳江河是一个大个子，体态饱满、白皙魁梧的人物，虽然没什么来由，但预设和期待就是这么奇怪。看到这个小个子、白皙但不魁梧的男人，我将信将疑。向他说明了来意，他遂向我解释会议被取消的原因和情况。他大概看我时也愣了一下，因为我虽不是诗人，但却留了一个诗人的外形——纷乱的长发，还蓄了胡子，看起来更像一个伪诗人。他尽量客气地与我周旋了一番，看样子想尽快把我打发走，我则有点不太知趣地问这问那，表示了对他的诗歌的喜欢和尊敬。我急急忙忙地把来前准备的一些问题一股脑地提问完，也没有听清楚他究竟是怎么回答的，大约二十来分钟，我们的交谈出现了中断，我便起身告辞，他将我一直送到了院门外的大街上，给我写下了联系的电话与地址，我遂匆匆离去，偶尔回头，看到他在忽然出现的斜阳下冲我挥了挥手。

稍后我在1992年的《非非》复刊号上，就读到了欧阳江河的《傍晚穿过广场》，那首诗使我确信，欧阳江河真的已成为我们时代的最重要的诗人，他已经站到了这个时代的顶端。从上世纪80年代的《悬棺》《玻璃工厂》《汉英之间》，到90年代初期的这首《傍晚穿过广场》，欧阳江河已经确立了他至为宽广的写作领地与精神界面，这种宽广的程度在当代诗人中差不多是无人可比的。他那种使用诗歌直接对事物进行哲理思辨的方式，在优雅而沉着的节律中不断地穿透着人的内心，以智性而精确的表达，总结着一个时代，给出不可替代的命名符号。在这首诗中，他的这种能力可以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——“一个无人倒下的地方不是广场，一个无人站起的地方也不是广场”，“石头的世界崩溃了，一个软组织的世界爬到了高处”。时代的转折在欧阳江河的笔下，是如此简练而深刻地完成了叙述，帮助当代中国人完成了对历史的记忆与遗忘。这就是欧阳江河，就是

© 1994-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他独有的剑一样锋利、鹰一样精准的表达。通常我们会认为，诗人使用概念过于裸露的词语表达，会使诗意丧失，形象干瘪，但在欧阳江河这里恰恰相反，他使用最具概念性的语言，但却生发出最生动的诗意，这是真正的奇迹。

作为不容置疑的辩论家的欧阳江河可能是很多人没有领教过的，而我有幸有那么一两次目睹了他的辩才。1998年春天在北京的北苑饭店，由北京作协、北京大学、《诗探索》编辑部等单位联合召开了一个诗歌理论研讨会（后被称为"北苑会议"），这次会上大概有两个人的发言最"出格"，一个是上海来的李劼，另一个就是欧阳江河，两个人大致的意思是接近的，大意是说我们处在一种"被虚构"的文化情境中，而虚构正是一切社会对于个体完成统治与叙述的基本方式。欧阳江河进而"德里达式"地指出了一切"作为存在的形而上学"的虚伪性，"时代"、"人民"、"正义"、"现实"……统统都是被虚构出来的。他的发言之后有一个短暂的沉默，随后有质疑的声音，但均被他逐一顶回，逼得一旁的老诗人郑敏追问他："GDP是虚构，股票是虚构，一切都是虚构，那么母亲也是虚构的吗？"欧阳江河笑答："当然都是，母亲也是虚构。"老太太无奈地摇摇头，这个理论太过分了。

大约之后的一两年，我就看到了欧阳江河出版的随笔集《站在虚构这一边》，仿佛还是对上述质问的回答。

1999年在北京平谷召开"盘峰诗会"，可惜欧阳江河没有参加，据说是他提前已经知道"要吵架"故意回避了，但这似乎有点不符合他的个性，照理说，雄辩家正是在这样的场合才会更有激情和刺激感，但他却"躲"了。他这一躲不要紧，一个阵营的诗人少了一员大将，致使另一方的诗人们在论辩中几乎成了赢家。其实类似这样的场合，论辩的内容也许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论辩的机巧与智谋，甚至是气势与语速。中国的先人在这方面是有传统的，所谓"舌战群儒"。很多人都设想，如果欧阳江河在，也许完全是另外一幅场景，可惜历史不能假设。或许是岁月改变了什么，或许欧阳江河已经更明白，论辩对于一个诗人也许是不那么重要的，当"盘峰论争"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两派诗人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他已悄然完成了他"市场经济的转型"——直接投身于市场行为之中了。

所以当若干年后欧阳江河在我的视野里再度出现的时候，已经彻底改变了我当初对他的那些想象，比如"行走在刀剑上的人"，"一个幽闭时代的幸存者"，"一群词语造成的亡灵"中的一个……这些都曾是他亲手制造的经典概念与词语，而十年中他摇身的蜕变，使这些词语恍惚间变成了空荡荡的螺壳。时代的转向与岁月本身的戏剧性在他这里可以说是至为生动的，欧阳江河比任何人都更早地完成了身份的转换，不是内心的背叛，而是与物质世界的关系，从某种意义上的被支配者变成了支配者。

这究竟是一场喜剧还是悲剧呢？恐怕不是很容易回答的。以往我们曾想象，诗人天生就是受难者、囚徒和流浪汉，但如今这样的概念大概很难维持了。当初第三代的诗人们，曾自称在江湖上"写一流的诗歌，读二流的书，玩三流的女人"，过着波希米亚式生活的那些自我想象者们，如今已经全然分化，许多人转眼间已是腰缠万贯的巨商了。最早敏锐地观察着时代与经济生活的欧阳江河，当然也早已脱出了所谓"中产阶级"的层次，他如今的生活几乎完全是飞行式的，没想到"全球化"的速度竟然最先在中国诗人的身上体现出来了：上半月在北京，下半月便在纽约了；这个十天在美国的东海岸，后一个十天便已飞到了北欧或意大利；而在国内的时候也忽而飞到丽江或者大理，忽而到了成都或哈尔滨。欧阳江河一路策动着他的演出或者美展的计划，参加着国内外的诗歌或艺术活动，过着他"异质混成"式的逍遥生活，成为一道当代诗人中最堪称奇异的后现代景观。

写下上述这些混乱的字句我有点后悔，也许我正在误导不慎迷失的读者，也在严重地误读着诗人欧阳江河。不过好在还有他的诗歌为证——许多人认为他已收笔或江郎才尽，但他刚刚发表在《上海文学》上的这首《那么，威尼斯呢》，可以回答这些判断或猜测，也可以从中透露出他的生活的一些信息，印证我上面说的那段昏话。诗太长，这里只录结尾一节，看看这体验和感慨算不算"后现代式"的意境？

……肉身过于迫切，写，未必能胜任腐朽
和不朽。诗歌，只做只有它能做的事。
字纸篓在二层等你。电梯在升到顶楼之后
还在往上升：这叠韵的，奇想的高度，
汇总起来未免伤感。况且长日将尽，
起风了，门和窗子被刮得嘭嘭直响。
生命苦短，和水一起攀登吧：
遗忘是梯子，在星空下孤独地竖立着。
然而有时，记忆会恢复，会推倒那梯子，
让失魂遨游的人摔得粉身碎骨。

2008年4月15日深夜，北京清河居

作　者：张清华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

编　辑：王朝军　zhengshi5@sina.com

© 1994-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　http://www.cnki.net